

曾国藩周家口平捻

——周家口历史文化追溯之五

□ 王爱民

擒军施计

曾国藩把剿捻行营设在周家口,居中指挥,除了军事上的重要原因外,交通便利是其重要因素。早在清康熙年间,这里因水陆交通便利,三面夹河,舟车辐辏,北通燕赵,南达江楚,西连秦晋,东接淮泗,成为中原一大商埠、河南四大名镇之一,曾吸引两湖、两广、山西、陕西等14个省区商贾云集于此,成为“万家灯火伴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的商埠要衢。这里又是千里沃野,天然的大粮仓。这对于清兵的运粮筹饷,补充军需给养提供了有利条件。

曾国藩煞费苦心经营的河防之策,却在他来到周家口的七天之后,遭到惨败。捻军首领赖文光、张宗禹于1866年9月24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凌晨,率领5万铁骑,冲破由豫军守卫的朱仙镇至开封府一带的贾鲁河防线,昼夜急驰,挺进鲁西。这是周家口百姓配合擒军挫败曾国藩河防计划的一次最精彩的行动。但在官方的史志中很少记载,《周口市志》《淮阳县志》《西华县志》只有零星记载。然而,这段脍炙人口的故事却如同璀璨的珍珠一样散落在周家口沙、颍、贾鲁河三岸的民间。原来周家口百姓对捻军的同情,对清兵的憎恶由来已久。

据《周口市志》记载,从咸丰三年(1853年)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捻军在周家口一带活动达二十年之久。咸丰五年(1855年)7月,捻军在高唐失败后,600多将士驻扎周家口南寨禹王宫,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受周家口人民的拥戴。后被乡绅李庆云、贡生何熙宸等勾结清兵,设局

陷害。李庆云、何熙宸等深知不能以武力取胜这支劲旅,于是就变换手法,由李庆云、何熙宸出面带粮食、牛肉、白酒等“犒劳”太平军,恳请太平军移师他地。由于他们貌似谦恭真诚,太平军就答应他们的请求,放心大胆地受用他们馈赠的东西。李、何又租用船只数十艘,吹喇叭、放鞭炮欢送太平军,同时,又在沿河两岸设下重兵埋伏。太平军将士在新渡口以东登船沿河而去,当船只行进到李埠口时,夜幕降临,船只进入埋伏圈内,李庆云、何熙宸勾结埋伏在两岸的清兵猛烈开火,炮轰太平军将士所乘的船只,捻军将士虽经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周家口群众对清兵恨之入骨。

咸丰九年(1859年),清将胜保率兵驻安徽省太和县,指挥清军镇压起义的捻军。当时,捻军转战于河南、山东、直隶、安徽四省之间,清军饷道被阻,供应上发生恐慌。他们急于开辟财源,以济军需。如果粮饷无着,就有兵变危险。正在束手无策之际,这时有周家口人何熙宸(原籍浙江余姚),和胜保掌文案的刘捷系同乡姻亲关系,便通过刘捷的介绍,向胜保建议,说周家口商贾如云,市场繁荣,财货堆积,如在周家口设卡抽厘,粮饷不成问题。胜保大喜过望,立即采纳这一建议,随即委派何熙宸任周家口厘金总办。何就在周家口租房雇人,准备设局办公。这一消息马上在周家口商民中传开,群情愤慨,一致斥责何熙宸不应引狼入室,陷害地方。

商民们为了泄恨,将何家住宅房屋焚烧数间,何熙宸连夜跑到太和县,控诉于胜保。胜保遂派官兵100余人,乘坐炮船,溯沙河西

上,于农历八月初四抵达周家口,停泊贾鲁河口。次日即拦截过往商船,强行征收厘金。商民与之说理,拒不缴纳,因而与清军发生冲突,清兵炮船开炮轰击,群众伤亡80余人。这时河下搬运工人300多人,见清兵屠杀手无寸铁的商民,义愤填膺,投入战斗,挥舞货木杠奋勇还击,清兵全部被歼,并将其炮船四只捣毁,清兵尸体扔入河中。据故老相传,当时贾鲁河口水都染红了。胜保闻变后,说周家口人民响应太平天国,蓄谋叛乱,要派大军清剿,血洗周家口。市民闻讯后,认为反亦死,不反亦死,遂买枪炮,造火药,抽丁训练,积极准备与清兵决一死战。一时间剑拔弩张,战云密布。陈州知府刘拱辰担心事态扩大,奔走调解,周家口地方也派李庆云、李华、孙甲林等6人为代表,随刘拱辰乘船赴太和与胜保谈判交涉。因代表们此行关系周家口百姓生死,周家口商民数万人齐聚东门外,为代表送行,大有侠肝义胆,赴汤蹈火的气概。到了太和见胜保时,胜保家门森列,严陈兵卫,对代表厉声斥责。但代表们不畏强暴,据情说理,抗辩不屈。经过再三磋商,胜保提出赔偿等条件,结果在满清官吏的操纵下杀害无辜百姓杨和尚、李得功等6人,并向市民勒索抚恤金5万两,小麦40万斤,仅将厘金由抽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五。这一轰轰烈烈的反抗厘厘斗争,表现出周家口人民不畏强暴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

同治元年(1862年)7月,清将胜保在周家口设局抽征厘金,肆意讹诈商民。周家口杂货行行头杨远聚集商民200余人,砸毁局卡,击杀清军兵勇。周家口人民的抗暴

斗争有力地配合了捻军的斗争。进驻周家口的第八天,就在曾国藩坐镇周家口,准备指挥清兵对捻军实行围追堵截战术,企图将捻军歼灭在他划定的包围中的时候,遵王赖文光、梁王张宗禹为首的捻军也在开展反围剿,决心打破曾国藩的战略防线。为此,他们在湖北大败清军之后,准备会聚汴梁,研究对付曾国藩的策略。他们在侦知朱仙镇以北芦花岗一带的堤塘尚未筑成后,抓住战机,果断决策,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突破曾国藩的沙河、贾鲁河防线,东进山东,以乱敌阵。

赖文光、张宗禹派鲁王任化邦率领一小股精锐部队在曾国藩到周家口的第二天,即同治五年农历八月十一日(1866年9月19日)就潜入周家口。任化邦足智多谋,他到周家口一番探询,发现这里群众基础很好,已是奇计在胸。他们化装成商人,深入两岸各个寨门和被清兵杀害的周口商民家中,发动群众,布置任务,巧设计谋。

“老坛元儿”酒是当时周家口有名的老酒。民间流传有“凌云步月周家口,泊御街货老酒”,就说的“老坛元儿”酒。它是现在周口四五老酒的前身。任化邦买下“老坛元儿”酒几坛,并在酒中兑上慢性蒙汗药,准备在农历八月十五晚上,以周家口商会的名义搞劳驻在关帝庙的清兵。同时,将全部计划向遵王赖文光禀报。



寨墙·寨门·寨海子

□ 王天瑞

什么叫寨?什么是寨?可以说,旧时驻兵的地方叫寨,如兵寨、营寨、安营扎寨。也可以说,防守用的栅栏、篱笆叫寨,如山寨。还可以说,四周有围墙和屏障的村庄叫寨,如村寨。村寨,是一地之要塞,尤其在关键时刻、危险时刻、战争时期,能设关扼守一方平安。

我们豫东大平原上,有很多很多村庄叫什么寨,如赵寨、钱寨、孙寨、李寨……还有黄村,虽然黄村不叫寨,但黄村却是一个古寨,并且黄村曾有高大绵延的寨墙、威武雄壮的寨门、宽阔幽深的寨海子……

究竟黄村的寨墙、寨门、寨海子是哪个年代建成的,已经无人能够说得清,但如今,村中地上还耸立一个大坟,传说是汉朝樊哙之坟,村中地下还曾被挖出很多不知何年何月所藏的古墓。如今,老人们还能讲出很多并不遥远的整修寨墙、寨门、寨海子的事来。

有一个时期,黄村西北一带常有土匪前来骚扰。他们骑着高头大马,腰挎盒子炮,耀武扬威地到处抢掠。但是,人们也传说,土匪腰里的盒子炮是木头刻的,是管帚疙瘩磨的。传说终究是传说,真真假假谁也没去认真考究。其实,土匪,无非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散兵游勇,他们靠抢掠过日子,当抢到东西的时候就饱餐一天,当抢不到东西的时候就忍饥挨饿。不过,他们也是软的欺、硬的怕,听说哪村哪寨有当官人或武将就躲着走,或望风而逃。也许,黄村有樊哙遗风,为了生存和安全,族长们就商议决定,整修寨墙、寨门、寨海子。

说干就干。在当时,族长的决定就是圣旨,任何人不得违抗,否则,就要受到族规处罚。族长还规定,各家各户要各尽所能,各出其力,有钱出钱,有物拿物。施工,以近亲友邻为小组,只要农活有闲,男女老少必须日夜奋战。于是,各个小组便大显神通。有的小组从寨墙外挖土,或担或抬拾运至寨墙上。有的小组用铁锹把泥土甩到寨墙三四米高的斜坡上,然后再第二次甩到三四米高的斜坡上,这样一直甩到寨墙顶上。最后用石夯把寨墙夯实,并在寨墙里侧栽上树木,以便村民隐蔽着向外观察。经过一年奋战,寨墙加宽了、加高了、加固了,寨墙上能跑马、能走车,而土匪却再也不敢前来骚扰。不过,谁也没有料到,黄村的寨墙却意外地阻挡了黄水。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以阻挡日军进犯为名,派军队扒开黄河花园口,滚滚的黄水像猛兽一般直泻东南……于是,豫皖苏3省,44个县市,5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水乡泽国,89万多人人民群众葬身洪流,1200多万灾民流离失所……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灾难。据黄村老人讲,当黄水冲到豫东大平原上的时候,一些低洼的村庄和无遮无挡的村庄转瞬被一扫而光,唯有是“寨”的村庄像巍然屹立的铜墙铁壁将黄水拒之寨外。黄水越来越大、越来越猛,村人们站在寨墙上,看着脚下,望着远方,只觉得黄水又像一叶孤舟在汹涌澎湃的汪洋上飘摇,天在旋转,地在旋转,世界在旋转……偶尔有存活的人向黄村游来,呼喊救命,人们竭力搭救,游人才死里逃生。

当黄水稍稍退去,黄村的族长们就又商议决定,继续整修寨墙、寨门、寨海子。于是,全村又很快整修了寨门。每个寨门,都由两扇门组成。这两扇门,全由一厚实的木板子制作,外面包裹着厚厚的铁皮。在铁皮与铁皮的接缝处,打着密密的蘑菇形铆钉,粗壮而又结实。紧挨寨门两边的寨墙,由石条和砖头砌成。寨墙里侧,有上升的步道,通至寨门上方的门楼。在门楼里,可观察到寨墙外的风吹草动。寨门里边,有三道鸡蛋粗的铁棍门门插进寨墙体内。只要把门门插好,想把寨门推开,谈何容易。寨门外边,是修寨墙时起土挖出的壕沟,有人叫它护寨河,老百姓俗称寨海子。寨门前边的寨海子上,搭一个吊桥,当有紧急情况,就把吊桥吊起,寨海子立马显威,吊桥又正好护卫寨门,谁想进寨,当然难于上青天。

当豫东大平原上还处处是稀泥窝的时候,日本鬼子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开着军车,扛着枪炮,挥舞着战刀来了,来烧杀抢掠。族长们立即命令全村人,投入战斗。日本鬼子来了,看到黄村静悄悄的,并且森严壁垒,也许预料到凶多吉少,胡乱地放了两炮,便仓皇逃窜。其实,黄村人早已隐藏在寨墙上的树丛里,手握菜刀、镰刀、铲子、抓钩……严阵以待。如果日本鬼子胆敢进村,那将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在没有高山大河护佑的平原地区,对付强盗,寨墙、寨门、寨海子威力无比。

我清楚地记得,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人在寨墙上刨树、挖砖、起土。我问,刨树、挖砖、起土干啥哩?他们说,土匪没扰,不过,谁也没有料到,黄村的寨墙却意外地阻挡了黄水。

张振福泥塑作品获中原旅游商品精品奖

4月29日,由河南省旅游局与洛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6中原旅游商品博览会暨“老家礼物”旅游商品大赛在洛阳市栾川县旅游产业集聚区凤凰天街举行。

来自我市郟城的泥塑艺术家张振福泥塑作品《赛龙舟》深受观众和专家评委的青睐,获得中原旅游商品精品奖(泥塑类唯一最高奖)。该作品表现的是12个少年齐心协力、勇于拼搏的团队精神。本次展览共展出张振福泥塑作品129件。

据悉,本届博览会期间来自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陕西、安徽中部七省以及台湾地区共522余家企业的参展商参展。记者 卢好亮 王朝辉



家乡的豌豆秧子戏(上)

□ 姚化勤

豌豆:一种夏粮作物。结荚前盛开的花儿,指甲般大小,或白或紫,朴素淡雅,悠悠地吐着庄稼的芳香,令人想起家乡的道情戏。

——题记

板戏,连豫剧的代表作《朝阳沟》也被打入了冷宫。梨园内外,一派凄凉。大概觉得过于萧条,和媒体宣传的“繁荣”太不相称了吧,当时的文化“旗手”终于开始给文艺松绑,并且破天荒地在河南省搞了次次剧会演。于是,道情现代戏《前进路上》应运而生。它那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情,独具韵味的唱腔,以及精湛美妙的表演艺术和舞台美术,令所有的评委和观众拍手叫好,一致推荐它作为优秀剧目的唯一代表,在中央电视台、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录音录像,反复播放,招来了包括新疆、广西等偏远省份在内的百余家剧团的观摩、学习。其影响之大,绝不仅仅局限于我的家乡和稀有剧种。如今,谁能说它不会逆势而起,再创奇迹呢?

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更坚定了我对它前景的信心。我上班的小城,请了家当红的文艺团体,在市大剧演出。恰巧家里的叔叔来找我办事。知道他是哪个戏迷,我求人为他搞了张戏票,想来,他一定会看得着魔入迷。哪料到他却早早地退场了,抱怨道:“唱的啥呀,蹦蹦跳跳,拿腔捏调,没味儿。怎比得上咱的道情,真腔大嗓,讲的又是咱庄稼人的事儿,人情入理,句句透进耳朵里,让你咋也听不够……”

由此,我愈发地相信,家乡道情已经在我的父老们心里扎了根。那种认为有一天它会失掉观众、走向灭亡的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

事实证明我错了。随着电视机的迅速普及,赶戏场的人越来越少。最困难的时候,道情剧团一年难得演出几场戏,面临着断粮绝炊的危险。县乡的剧团几乎全部关门了,不少演员开始跳槽了,真真的命运堪忧,一些文化事业的有心人甚至着手为它料理“后事”了。

一天,一位颇具学者风范的领导找到我,当面交代任务,说:“道情可是咱的宝贵财产啊!就它目前的处境看,保不准

哪天就走不下去了。如果连份完整的资料都留不下,那可是咱一代人的罪过。咱们必须想法保住它。你先把手头的活儿放一放,搞份道情的资料吧。内容要尽量全面、翔实,包括音乐唱腔、表演艺术、舞台美术、代表剧目等等。这样,即使哪天道情剧团毁了,后人也能够拿起资料,随时排演起来。”

因此,我由道情的普通观众,变成了为道情的传承铺路架桥的人。因此,我有机会接触到了不少道情接力跑的“火炬手”,明白了,作为一种文化,它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闪亮至今的原因。

知道我准备写道情的消息后,道情剧团和有关文化部门的领导、职工们,个个热情相帮。剧作家拿出了自己创作及珍藏的一本本道情剧目,音乐师送来了有关唱腔音乐和演奏音乐的各种曲谱。更有位叫王永田的退休演员,连天加夜,把道情剧团的建立发展、表演艺术、舞台美术、演员状况,整理成了长达数万言的文字,为后来《道情戏》的成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素材。听说我要去边远的乡村采访一位老艺人,他又主动作陪,充当向导和联络员。

那天,到了老艺人家,我的眼睛猛地一亮。咋也料不到,弯腰驼背的耄耋老汉了,竟然对道情的兴趣不减,正拍着渔鼓(俗名“道情筒子,一种击打乐器),和三五个年龄相仿的人自娱自乐,唱王金豆借粮呢!

当时,我真的有点感动了。从几天来收集的“材料”和面前发生的一幕中,我又看到了道情未来发展的希望。

家乡人喜欢道情,特别是中老年人,对其代表作《王金豆借粮》《王金豆还粮》《前进路上》等,大多都能像模像样地撒上几嗓子,比会唱京剧的人多多了。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就无限地抬高道情的品位。其实,它只是个小剧种,根本演不了场面宏大、展示武功的“架子戏”,只能唱些小生、小旦、小丑为主角的“三小”戏。而即使最拿手的小旦剧目,登场的也

一准是《王金豆借粮》中的张爱姐妹们,布衣荆钗,天然无华,毫不做作地演绎着乡村发生的故事。唱腔则和扮相一样朴素,缠着镰刀割麦的“嚓”“嚓”声,鸟儿唱晚的“喂”“喂”声,牛羊归家的“咩”“咩”声,融合成一片天籁。戏词更是俚语乡音,“土”得掉渣。比起京剧的旦角戏《贵妃醉酒》来,也雅俗立判,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瞧那醉意微醺的杨贵妃何等光彩照人!身着镶嵌玉饰的凤冠霞帔,手执圆月状的玲珑团扇,在一群类似天仙的侍女的簇拥下,风摆杨柳婀娜着身段,边舞边唱:“海岛冰轮初转晴,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韵味婉转,恰似凤吟莺歌,一曲未了,直陶醉得观众里的多少贵人雅士神魂颠倒。可它却很难走进我的乡亲们的心灵。路过多少个村庄,我没见到一人能对此出京剧经典道出个一二来,再再说随口哼出段戏文了。

出现这种情况,恐怕不能一概用“曲高和寡”作解释,如同越剧、川剧,黄梅戏分别流行于不同的区域,受到不同地方的人喜爱一样,对在豫东农村,我的乡亲们对豫剧,尤其对在豫东成长发展起来的道情戏情有独钟,把它昵称为“俺的豌豆秧子戏”“俺的针线筐子戏”。而我在和许多“道情迷”们座谈后,也发现乡亲们喜欢道情戏的根本原因,确实在于它是“俺的”——是俺庄稼汉种的“豌豆秧子”,是俺村姑田嫂编的“针线筐子”,换言之,是俺们经历过或正经历着的日常生活;加之纯朴、直白的语言,听来格外地易懂易记,自然,也最容易引起乡亲们的情感共鸣。

不同层次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需求,并且会从不同摄取不同的精神营养,被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的家乡一个个庄稼般朴实,或许,就和豌豆秧子的道情戏不无关系。



丹青少年——曹峻豪



我叫曹峻豪,是六一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看到同学们都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一技之长,我因为喜欢书画,经过考察后便来到周口报业书画班学习。该班是周口报社主办,是文化部门的阵地,师资力量雄厚,教师责任心强,是为培养青少年人才而办学,所以我选择了它。家长和老师常教育我说:书法是中国汉字之魂,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书画和中医、京剧被称为中国三大国粹。所以,我打心里喜欢毛笔字,看到美丽的书法作品我就很兴奋和羡慕,有的刚劲端庄,如山岳耸立,苍劲挺拔;有的飘逸洒脱,似行云流水,婀娜多姿;有的龙飞凤舞,若天马行空,翩若蛟龙。我什么时候也能写一手好看的毛笔字啊?功夫不负有心人,我9岁那年,经过一学期学习,想不到我和几个同学的作品竟登上了《周口晚报》,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从此,我学习的积极性更高了。三年来,在辅导老师的辛勤指导下,我写字越来越得心应手了,每周仅用半天时间就能学到书法和绘画两门知识,既提高了我的自信心,也培养了我的性格,做什么事都能静下心来。

常言说,学无止境。我深知想学好毛笔字,非一朝一夕,很多人穷一生精力也未必能有所成就。我的体会是乐在其中,通过练书画陶冶情操,学会理解人生和社会,这就是学习的最终目的。我非常感谢周口报业书画班,它像一盏明灯,指引我在艺术的道路上循序渐进,勇往直前。

